

中国小小说收藏品 (第四辑) 主编: 杨晓敏

猎狼

1966

闲云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
小小
说典
藏品
(第四
辑)

主编 杨晓敏

猎
狼
1966

闲
云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狼 1966/闲云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 12

(中国小小说收藏品. 第4辑/杨晓敏主编)

ISBN 978-7-80623-904-9

I. 猎… II. 闲…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63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37.5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7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12月第1版

纸张规格 850毫米×1168毫米

印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04-9

定价 144.00元(共1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小小说谈片（代序）

汪曾祺

希腊人对于“诗铭”的要求是：诗铭像蜜蜂。一要蜜，二要刺，三要小身体。这要求也可以移之于小小说。一篇好的小小说应该同时具备：有蜜，即有诗意；有刺，即有所讽喻；当然，还要短小精致。

小小说是小的。小的就是小的，从里到外都是小的。“小中见大”，是评论家随便说说的。有一点小小说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谁也没有真的从一滴水里看见过大海。大形势、大问题、大题材，都是小小说所不能容纳的。要求小小说有广阔厚重的历史感，概括一个时代，这等于强迫一头毛驴去拉一列火车。

小小说是一串鲜樱桃，一枝带露的白兰花，本色天然，充盈完美。小小说不是压缩饼干、脱水蔬菜。不能把一个短篇小说拧

干了水分，紧压在一个小小的篇幅里，变成一篇小小说。小小说是斗方、册页、扇面。斗方、册页、扇面的画法和中堂、长卷的画法是不一样的。布局、用笔、用墨、设色，都不大一样。《长江万里图》很难缩绘在一个小横披里。宋人有在纨扇上画《龙舟竞渡图》、《仙山楼阁图》的。用笔虽极工细，但是一定留出很大的空白，不能挤得满满的。空白，是小小说的特点。可以说，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

小幅画尤其要讲究“笔墨情趣”。小小说需要精粹的语言。古人论诗云，七言绝句如二十八个贤人，著一个屠沽不得。写小小说也应如此。小小说最好不要有评书气、相声气，不要用一种半文半白的轻佻的文体。小小说当有幽默感，但不是游戏文章。小小说不宜用奇僻险怪的句子，如宋人所说的“恶硬语”。小小说的语言要朴素、平易，但有韵致。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目 录

- 1 小小说谈片(代序) 汪曾祺
- 1 俺当村主任不铺路
- 4 王婶的辫子
- 7 静静的小河
- 11 洪殇
- 15 兰兰
- 18 猎狼 1966
- 21 老何
- 25 芦花鸡
- 28 富贵之死
- 32 品茶
- 35 老张赴宴

- 38 一元钱
- 41 文贼
- 45 脑子有病
- 49 喝错喜酒惹了祸
- 52 因为像领导
- 54 104 封信
- 57 错走 208
- 63 港商的便条
- 66 妙计达标
- 70 异术
- 73 屠夫与狼新传
- 77 秦桧的自白书
- 80 落泪的黄昏
- 84 美女今晚来赴约
- 88 8号包房里的空椅子
- 91 小小小说童话(代后记) 杨晓敏

俺当村主任不铺路

背脊兒村选举结果出来了，郑老憨还是村主任。大伙要郑老憨说几句，郑老憨掀了掀油渍麻花的破帽沿，笑道：没啥好说的，俺当村主任还是不铺路。

大伙齐刷刷地鼓掌。

怪了，人家当干部都要修桥铺路为民造福，这个村主任却公开表态不铺路，大伙还挺高兴，这究竟咋回事呢？

话说半年前，背脊兒村突然接到乡里的通知——

背脊兒村委会：

接县里通知，近日将有一位高级华侨前往你村祭祖寻根，你村要迅速集资把那条烂泥路修好，确保参观团车辆畅通无阻。不得有误！

邈邈乡乡长：白跃年

村会计小声问郑老憨：村主任，咋办呀？郑老憨把破帽子猛地往上一掀吼道：还能咋办？不理他！年年集资，可钱都被乡长书记往脸上贴金去了。搞了那么多“面子工程”顶个屁用。咱村的路就因为偏僻，上面检查观光看不到，这么多年一直没人问……

没几天，白乡长打电话问集资进度，郑老憨说快齐了；又过几天，白乡长又打电话来问动工没有，郑老憨说动了；再过几天，白乡长在电话里听郑老憨说路已铺好了，就夸了他几句。白乡长对郑老憨说本来想去验收一下的，可是由于乡里事太多就免了。其实他是嫌路太远，且到那个穷村也没啥好吃好玩的。

没多久，那位“高级华侨”在县侨办、乡政府领导的热情陪同下来到了背脊晃村。到村口后，大伙傻眼了，因为进村唯一的土路依然坑坑洼洼，路上还积了一汪汪脏兮兮的黄水，也不知是雨水还是牛尿。

尴尬至极的白乡长对那位华侨及上级领导挨个赔完笑脸后就怒不可遏地向站在路口恭候的郑老憨发难了：你不说已用集资把路修好了吗？怎么会这样？郑老憨把破帽檐往下拉了拉，慢条斯理地答道：大伙都穷得可怜，上哪集资去。白乡长本来还准备再训斥几句，可是当他看到那位华侨已经在其他领导的陪同下，皱着眉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村里走去了，于是只好甩下句“看我怎么收拾你”之后，就追赶“大部队”去了。

第二天，乡里就来了通知，郑老憨的村主任职务被罢免了。

再说那位华侨本来以为家乡已经很富有了，但当他亲眼目睹了乡亲们都还很贫困时，回去后就捐了一

大笔款子,并且指明是背脊晃村修路专用款。白乡长本来还准备把这些捐款挪作他用,再搞些什么形象工程,但这回由于“专款专用”,而且县里还有人专门监督,只好把捐款全部用在了背脊晃村铺路工程上。不久,一条通往背脊晃村上等级的柏油大马路就铺好通车了。

郑老憨“抗旨不遵”不铺路,反而解决了困扰背脊晃村几代人的行路难问题,村民们无不对他暗跷大拇指。就这么,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大伙又一致推选郑老憨当了村主任。

小说精品

王婶的辫子

山妮进城念书了。山妮上的学校不是什么人能去的，但她考上了。

乡下的孩子读书不易。山妮爹死得早，下面还有个弟弟，全家生活的重担都撂在王婶一个人肩上。换了村里任何一家也不会让一个女娃读这么些年书的。女娃早晚是别人家的人，读那么多书干吗？顶个屁用，瞎糟蹋钱。可王婶不一样，她老是说：咋的，女娃也是人，也能当干部，娃儿想念书就得让她念，咱就是卖血也得供她。

村里人背地里都骂王婶死脑筋，不开窍，可王婶依旧供两个娃读书。她田里忙完忙家里，忙完孩子忙牲口，起早贪黑没日没夜，身体瘦得像衣裳架子。别看王婶这么弱不禁风，人却精神着呢！你看她挑上一担水走在石板路上，两条快要拖地的大辫子在

她身后欢快地跳跃着，看得人眼花。

王婶的辫子留了多久？我不知道，同龄的山妮也不一定知道，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王婶的脑后垂着两条大辫子了。王婶很少有清闲的时候。也很少笑。可是当她解开辫子很细心很认真地梳洗时，她那写满沧桑的脸上便会浮现出难得一见的柔媚与笑容。辫子简直成了王婶生命中不能舍弃的一部分。听说有一回有个收辫子的小贩要出高价买王婶的辫子，结果被王婶骂了个狗血喷头。

山妮小时候经常摆弄王婶的辫子，而王婶即便是被拽疼了也不会生气，相反，她的脸上还洋溢着无比慈祥的笑容。山妮长大后，王婶的辫子又成了山妮弟弟的玩具。山妮经常帮王婶梳头、编辫子。每当这时，王婶便会闭上浑浊的双眼尽情地享受这天伦之乐。

王婶不识字，但她却能从娃儿们捧回的一张张奖状纸上知道姐弟俩成绩不坏。那天，当老师告诉她山妮中考的成绩是全乡第一名时，她激动得差点流泪。乡亲们夸她不简单，夸山妮有出息，她觉得脸上很有光。尽管有人提醒她娃儿进城读书要花很多钱，但她却坚信世上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那天，山妮托人捎信给她，说没有生活费了。王婶急。王婶知道懂事的山妮轻易不会向她开口的，看来这闺女真的山穷水尽了。也难怪，人家娃儿在城里读高中每月至少要花三四百块，而山妮呢，开学时只带了百十块钱和几罐老酱，已经两个多月了，还能有钱？衣服破点旧点不要紧，毕竟能凑合着穿，可没有饭吃咋行？王婶又在寻思怎样跨过眼前这道坎了。

小说
品

当山妮得到通知去校门口接王婶时，王婶正坐在门外台阶上抹着汗水喘着粗气。山妮心疼地问：“妈，看你热的，累了吧？”王婶说：“老了，不中用了，年轻时走这几十里山地玩儿似的，可现在走起来却感到怪累人的。”山妮非常惊讶：“妈，你没坐车来？”王婶说：“没坐车，坐车要花四块钱呢，犯不着。”

山妮感到鼻子一酸，但她还是强忍着没让泪水流出来。山妮说：“妈，起来吧，跟我到宿舍歇歇，我到食堂替你打饭去。”王婶手扶着酸痛的腰肢慢慢地站了起来，她从一个花布包里拿出一件褂子对山妮说：“闺女，这么些年了妈也没替你添一件像样的衣服，今天在街上看到这件褂子怪好看的，就买下了。来，穿上让妈瞧瞧合不合身。”山妮说：“妈，你自己不也是没添新衣吗，为啥不替自己买呢？”王婶正色说道：“傻丫头，妈都一大把年纪了，穿啥不行？你在城里念书，穿得太丑人家会瞧不起的。”

当王婶看到山妮穿上那件粉红色的新褂子很合身、更水灵时，舒心地笑了。她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展开后，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百五十元钱递给山妮：“这是你的生活费，悠着点用，用完了跟妈说一声，别亏了自己。回吧，妈也走了。”说完王婶转身便走。

这时，山妮突然发现王婶的背后好像少了点什么。山妮惊呼起来：“妈，你的辫子呢？”

王婶停下脚步，迟疑片刻，然后轻声答道：“卖了。”

山妮明白自己的生活费及新衣服是怎么来的了，她一下子扑进了王婶的怀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静静的小河

小河远离村庄，寂静而落寞。

西北风在旷野里呜呜咽咽，犹如觅食的饿狼在绝望地哀嚎。枯败的芦苇散乱地匍匐在小河两岸，几株光秃秃的古柳孤零零突兀在视野里，倍显萧瑟。

小河结冰了。结了冰的小河安详如一位年迈的祖母。冰下的河水似乎已经凝固，不见波澜，也不见游鱼，就那么死气沉沉地静止着。

迎着凛冽的寒风，苦娃艰难地走向了河边。破旧的棉鞋踩在结冰的泥土上，发出了嚓嚓的响声。几只灰鹭被惊动了，它们从苦娃身边的苇丛中扑棱棱飞起，不一会又钻入了另一处枯草里。

苦娃对小河的感情很深。夏季，小河是苦娃及小伙伴们的乐园，他们在河里逮鱼

小小说精品

捉虾，戏水打闹，乐不可支。但，那是夏季，苦娃冬季里却很少到河边来，除了偶尔跟大人来河滩捡过几回越冬用的干草，他一个人是从不到这里来的。听大人们说，冬季里这儿闹鬼哩。苦娃想，大人们说的应该是真的，因为冬天这里的确异常荒凉。

铅灰色的天空异常阴沉，眼看就要下雪了。一阵冷风掠过，苦娃激灵灵打了个寒战。到了河边，苦娃搓了搓麻木的小手，扶了扶头上那顶露了棉絮的帽子，尔后搬起一块大土块用力向河边的薄冰砸去。咔嚓，嘭——冰开了。土块落入了微黑的河水，立即泛起一层浑浊的水花。

苦娃要下水了。苦娃脱下鞋袜以及棉裤、棉袄，他不想让伴他过冬的仅有的衣服被水浸湿。没了棉衣的保护，苦娃弱小的躯体立刻战栗起来。

咬咬牙，苦娃把一只脚伸进了小河。冰冷的河水像无数条牙齿锋利的毒蛇，它们张开恐怖的大口不停地噬咬着苦娃的肌肤，钻心的疼。苦娃强忍疼痛，把另一只脚也挪到了水里。稍微站稳，苦娃便猫下腰，用他那双冻得红肿的小手在水下的土层上摸索起来——他在找洞——黄鳝的洞。夏天他经常在这里捉黄鳝。真的，夏天的黄鳝特多，平常得很。可是眼下是滴水成冰的冬天，黄鳝就成了难得一见的稀罕物了。难得一见也要见到！苦娃已经铁了心，今天一定要抓一条或者几条黄鳝回家给娘补身子。

嗯，摸到了，洞，圆的，肯定是黄鳝洞。苦娃对于洞穴还是颇有研究的，洞口如果扁平，不用说，不是螃蟹洞就是蛤蟆洞。苦娃把内衣的袖子挽到胳肢窝，小胳膊

随即向洞里掏去。洞太深，够不着底。苦娃抽出僵硬的胳膊，两手并用挖起了洞口的泥巴。他知道只有把洞口的泥巴挖掉，才能够到洞底。泥巴很硬，难挖。戩进指甲的泥巴把他的手指顶得生疼。可是，苦娃仍然不停地往里挖着，挖着……

雪，说下就下了。刚才还是稀稀疏疏的雪霰子，不一会却成了满天飞舞的鹅毛雪花。

苦娃娘躺在病床上，眼窝深陷，脸色蜡黄。她生病已有些时日了。苦娃爹早在一次造反派的武装械斗中丧了命，苦娃和苦姐姐弟俩只好指望体弱多病的娘拉扯着，唉，难哪！时下，苦娃娘又病了，很重。可家中既无钱送她去大医院看病，又没有像样的食物给她滋补身体，她只好靠土郎中开的几剂汤药维持着，不这样咋办？苦娃八岁，苦妞十岁，你能指望他们想什么办法？

苦娃娘再次迷迷糊糊地从睡梦中醒来，她感觉脑子里一片混沌。望了一眼屋外漫天的飞雪，苦娃娘有气无力地问正在烤火的苦妞：“妞，苦娃呢？”

苦妞说：“不知上哪疯去了，连中饭都没来家吃。”

苦娃娘大惊失色：“啥？他中饭也没回来吃？你看外面已经下大雪了，还不赶快把他找回来。”

苦妞“哦”了一声，出了家门。

村子很小，不一会便转到了头。苦妞跟娘回话：“娘，都找过了，没找到弟弟呢。”

苦娃娘无神的眼睛忽然惊恐地睁大了，因为她想起了上午的情形：上午，土郎中替她号脉时曾对她说，你身子这么弱，要是能弄几条黄鳝滋补一下，病准能好得快些。当时她苦笑着说，唉！寒冬腊月的上哪弄那玩

意。这时一直站在旁边的苦娃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娘，俺去小河给你逮黄鳝去。她把眼一瞪，训斥道：大人说话小孩子少插嘴，一旁呆着去。后来苦娃就走了。难道这孩子真去小河逮黄鳝了？天哪！这浑小子，这么冷的天下河逮黄鳝，不等于去找死吗？苦娃娘越想越害怕，她急得想下床，但却支撑不住。她只好冲苦妞大声嚷道：“快！快去找你二大爷！请他和你一起去小河边找找。”

苦妞叽咕道：“干吗到那个鬼不沾的地方找呢？”

苦娃娘急了：“你个死丫头，叫你去你就去，再磨蹭看我不打断你的腿！”说完她再一次挣扎着要下床。

见此情形，苦妞赶忙帮娘盖好被子，说：“娘，俺去，俺去还不行吗？”说完，苦妞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二大爷和苦妞顶风冒雪出了村子。

到了小河岸边，他们一边呼唤着苦娃的名字，一边在白茫茫的河岸上仔细搜寻。终于，他们看到了被雪覆盖的苦娃的衣服了。紧接着，他们就在不远处发现了已经冻僵了的苦娃。同时被冻僵的，还有苦娃用中指紧紧钩住的一条黄鳝……